

饒宗頤	查良鏞	勞思光
張五常	余秋雨	高行健
丘成桐	朱棣文	何大一
馬友友	李遠哲	田長霖
朱經武	陳佳洱	詹宏志
劉再復	朱邦復	李歐梵
余光中	杜維明	朱銘
李敖	黃永玉	黃苗子
龍應台	張梅溪	郁風



世紀人物集

巨人在我肩上

潘少權、楊映波 主編

et press
經濟日報出版社



世紀人物集
巨人在我肩上



編者序



「我們就像是巨人肩膀上的侏儒，所以我們可以看得比他們更多更遠，並不是因為我們視覺敏銳，或是長得不一樣；只因為我們被他們巨大的身軀抬了起來，高高在上。」

John of Salisbury, 1159

反思一下，我們之所以能看得多、看得遠，是否因為我們腳踏著那些「巨人」的肩膀，跟他們享受著同樣的視野？

我們對此卻毫不自覺，接受了「巨人」們努力的成果，爬到了高處，看到世界的新奇美好，還以為是自己天賦的能力。我們亦拒絕承認「巨人」的成就，認為是自己爬上了「巨人」的肩膀，借著他們的實力，比「巨人」們更加聰明。我們自私善昧，毋不心存感激，亦自我膨脹得令人可怕……

那些「巨人」，做學問、做研究、從事藝術創作，皆渾身投入世間的真善美。他們也曾經站在其他「巨人」的肩膀上，從而發現更豐盛的世界、發現更卓越的自己，但他們仍懷著謙卑的心，絕不自誇，牛頭就曾經說過：「如末戎所見，比笛卡兒遠一點，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肩上的緣故。」即使肩負著眾多愚昧無知的我們，「巨人」們也沒有半點怨言，沒有要求回報，終生以造福人群，以成為別人的「巨人」為己任。

他們的經歷、他們的成就，飽經風霜，扣人心弦，是久經淬煉的一份智慧遺產，永垂不朽，在千禧世紀之交為人類文明，留下不滅的印記。

本書選輯的，都是當代的傑出華人，他們與我們分享個人的經驗、人生觀、心路歷程，以及軼聞往事，當中種種，如裨益鑒鏡，敲醒我們被自我築蔽的心靈，也像清澈的明水，映照了我們的渺小卑微，揭示我們是何其微不足道。

現在就反過來，讓「巨人」站在我們的肩上，讓我們試著承受那一份沉重，謙卑地反思過去，展望未來，也正是本書《巨人在我肩上》的主旨。

本書錄取的「巨人」智慧，是《香港經濟日報》副刊「人物版」記者同事的努力，在此感謝他們付出的一切。

目録

編者序

5

智慧之光

饒宗頤	香港有他，香港有文化	馬靄媛 11
查良鏞	大俠的形象	潘少權 19
勞思光	流水之道	羅展鳳 29
張五常	教授，也無風雨也無晴	潘少權 37
余秋雨	旅者滋味	羅展鳳 49

榮耀背後

高行健	當下最美	陳 寧 61
丘成桐	理性 + 感性 = 數學詩人	陳 寧 69
朱棣文	快樂與憂心	湯禎兆 77
何大一	「道」學淵源	馬靄媛 85
馬友友	人生三重奏	李照興 93
李遠哲	台灣叫他太沉重？	馬靄媛 103
田長霖	大中華情意結	張麗瑜 111

世紀思潮

朱經武	信者得道	陳 寧 121
陳佳洱	天人合一	張麗瑜 131
詹宏志	台灣傳媒教父	陳 寧 139
朱邦復	終身的革命家	梁慧珍 147
劉再復	思想者獨白	張麗瑜 155
李歐梵	文明大風暴	張麗瑜 163
余光中	守夜人	張麗瑜 173
杜維明	人生課	郭美玲 181

至情至性

李 敖	文化狂人	馬靄媛 191
龍應台	烈女本色	陳 寧 199
朱 銘	誰冷待了他	陳 寧 207
黃苗子·郁 風	愛在歷史漩渦裏	馬靄媛 215
張梅溪·黃永玉	破落美麗的天堂	馬靄媛 223

智慧之光



他們都有過人的才智，他們都有鍥而不捨地追求學問追求真理的精神，豐盛的藝術人生閃爍着光輝……

漢學權威



香港有兩個潮洲人，都是世界級的。

這趟，北京天安門的建國五十年國慶盛典上，他們同是港府代表團成員之一。

那趟，饒宗頤教授舉行書畫展，李嘉誠拖着這位好同鄉的手，在會場上看畫。

那趟，邊看畫，記者群邊擁着李嘉誠，追問董特首的連任問題。

兩個潮洲人，商界那個，不時做報章頭條；反之，做文化界巨擘的饒宗頤，早超越塵寰，在塵土飛揚的香港裏，也能開拓自己的小宇宙。

饒宗頤

饒宗頤

香港有他， 香港有文化

撰文：馬國媛



攝影：梁偉傑

▲饒公與李嘉誠一起
接受香港公開大學榮
譽博士學位。

饒宗頤教授在港舉行書畫展，李嘉誠已是第三趟替他當剪綵嘉賓。李嘉誠的太太生前曾是饒公的學生，而兩個潮州人，同聲同氣，十分交心。

這趟，北京國慶的港府觀禮團，兩人又再碰頭，名字被列在「商界及其他」的界別裏。饒宗頤的國學大師身份，夾在眾星中，有點遺世獨立。

八十多歲的饒宗頤，被冠以「業精六藝，才備九能」之稱，既是書畫家，又是敦煌學專家、楚辭學究，研究的還包括古文字學、金石學、宗教史、方志學……這塊「瑰寶」，每逢像國慶這種時節，中國文化熱起來時，他便又「紅」起來，其他時候，他默默耕耘，留守在自己的跑馬地小天地裏。

文化沙漠，知音難求

這樣一個文化巨人，在香港，幾乎碩果僅存。早陣子，中國



「我十多歲，便和老人一樣，應該說早熟，
但到今日，我仍覺得我未成熟。」

名作家余秋雨在一個學術講座中，談香港的文化，也忍不住說了句：「香港只要有一個饒宗頤，香港便不是文化沙漠。」

可是，這種知音，饒宗頤能在港碰到的，卻實不多。

「誰是知音？我也不知道。令我最感動的，是九四在北京的中國畫研究院替我辦展覽」，之後有個討論會，討論我的畫，牽涉到書、畫、詩和題字的問題，非常有意思，參加的都是當地很高級的人物，這些便屬知音。九四年。北京。」

聽覺有點毛病的饒公，記憶力卻不壞，一再說出那個知遇的地點和年份。時代的巨輪，很快輾碎很多舊事，在車水馬龍的香港，掙扎求存外，做個藝術家，苦與樂，只有自己知。

又或者說，饒公自己參透的境地，凡人沒法理解。

「搞藝術，一定要甘於寂寞。藝術本來便是一個天地境界，即是——我——個人的境界，對整個宇宙的體會。藝術最後表現的是——我便是天地，哈……」

聽來，好像很玄，饒公笑了，因為他明白，很多人不會明白，這個天地人之中的道理。

「一個藝術家，首先要建立自己的信心，因為那個人價值，是自己的。有些人以為這幅畫可以賣錢，或者取得聲譽，那就是對藝術不太尊重。」

天地中，做自己主宰

饒公父親饒鏗，也是潮州著名學者，兼是富紳，饒宗頤五歲便隨父習經史，家裏是個藏書萬冊的書海，浸淫其中，不知人間何世。他年方十六，便寫了首感嘆人生無常的《憂曇花詩》，抒發「大蒼安可窮，天道邈無極」的真諦。意境高超，很多老先生，以為這個「小老人」，注定短命，誰知，饒老活到現在，打破了人間的定數。

能夠活着，也是饒公的一種天地境界。

小檔案

饒宗頤 1917年生於廣東潮安，書香世家，字固庵，號選堂。

饒公自小喪母，5歲隨父饒鐸學中國經史，18歲繼承先父遺願，補訂《潮州藝文志》，因此，書成名就。

1952年，饒宗頤加入香港大學中文系，1959年出版《敦煌寫卷之書法》、《殷代貞卜人物通考》，在國際學術界引起極大迴響。

為了做研究，饒公足跡遍及全世界，曾在印度及東南亞研究佛教藝術，在巴黎研究敦煌寫卷，曾在新加坡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任教，亦是耶魯大學研究院客座教授。

饒宗頤藝術榮譽甚多，包括1962年獲法蘭西學院頒發「漢學儒蓮獎」，1993年獲法國索高邦高等研究院頒發歷史上第一個華人獲得的人文科學博士學位。近年更被國內外十多所大學、研究機構聘請為名譽教授、榮譽研究員。

饒宗頤是漢學權威，發表論文逾400篇，他的著作，包括《敦煌曲》、《敦煌書法叢刊》、《甲骨文通檢》、《中印文化關係論集》、《詞集考》、《楚辭出土文獻三種研究》等各類專著70部。



「身體健康，和我的修養有關。我對自己的身體，很珍重！珍重，即是做學問時，我完全投入，疲倦了，我會停止，吃東西，飽了，馬上停止，自己克制自己。」

「人的身體，根本是個人天地。我二十多歲時已這樣做。天地境界，一個是人，擴人到等於一個天地，另一個是精神可以擴大，這就是內功。我強行想，我的神，可以管我自己，我想我的腳趾、腳趾尖，甚至丹田，我驅遣我的血液循環，係有個摩打。」

這種修為，饒公的父親，卻達不到。他積勞成疾，四十歲，便死於肝病。

反之，饒宗頤活到現在，龍精虎猛，一生人，既讀書外，也行萬里路。他為了研究一個問題，會不辭勞苦，跑到發源地考察。他研究敦煌藝術，六二年，便首次跑去莫高窟，為了解讀敦

煌樂譜，他隨名師容心言習古琴；還有些做法，匪夷所思……

「我研究很多問題，有的牽涉古代文明的問題，我會學另一種文字，為了找一件事的 source，我一定找到原來那句說話，這個時期，要忍耐，有些研究，我忍耐了幾十年；我沒把過程講

清楚，一說，大家嚇驚。國學大師幾十年（工夫），大家不敢做了。」



沙漠中的駱駝

香港可塑性高，既被譽為東方之珠，又被貶為文化沙漠。偏偏，「沙漠」中有個國際知名的文化人饒宗頤，在石屎森林中立足，他很怡然。

「香港也叫自己文化沙漠，這說法不太公道。我想，全中國的名人，幾乎十分之八，也曾到過香港。如果香港是沙漠，這些名人，也在香港做過駱駝。前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他的墳墓在香港，難道說蔡元培葬在文化沙漠嗎？」

「最重要，是做沙漠上的駱駝，我是駱駝！」

這隻駱駝，步伐也能追上時代。饒公家裏有電腦，但上網找資料時，他說電腦趕不上他。

「令我困擾的，是要找東西時，那隻『老鼠』花掉很多時間，很久才出來。」……

女兒心，另一重境界

在香港這個講速度，講快感，愈換畫愈鬧心的社會節奏裏，超脫的饒公，像個世外高人，連他自己，也打哈哈的說，自己不是香港人。「我實在也沒資格做香港人，哈……我做天地中人！」

這個高人，有兩個女兒，叫饒清綺和饒清芬，替女兒起名字時取一「清」字，全因那個階段，他正在做清詞的研究。饒公每每在做學問時，已到達物我兩忘的境地。

生於這個家庭，現在專心替父親打理事務的幼女清芬，自小便了解到，父親不是平凡人。

「他……完全是一個大學者的身份，其實已過了那個界限，我真是覺得他很值得這樣（去研究）。」

「所以她好支持我，我很多謝她，哈……」饒公補充說。

父女情，像古聖賢的書海一樣